

畅神

黄亚明

深山里清气绿气夹着些苍枯，数一数地名：枫树，吴家老屋，黄豆湾……乡村地名、山名、水名，多以牛马狮虎猫狗黑豆红豆扁豆南瓜黄瓜皂角等鸟兽植蔬名之。也有乡人偷懒随性，干脆以姓氏、农具状其形，俗气俗套并无新奇，如地衣灰扑扑，却倍感亲切。新鲜地衣，似小木耳谛听妙音，褐褐的小绿，以碎辣椒清炒，柔柔绵绵，清含地气，味道极佳。这样想起来，虎形、狮形、猫形、狗咀、南瓜铺、扁豆湾、皂角坞、章湾、马鞍岬、犁头尖，虎啸狮吼，南瓜青碧，扁豆如新月弯弯，人一步步走来，走去，在想像中可以虚构一段美好。

正是雪霁后，远处山色若黑檐飞翘，残雪似粉墙消息，点点斑驳，被风日晒做了徽州古意。初秋到过徽州，粉白的马头墙，雨蚀风侵，多泛了象牙黄，古意沉寂，偏偏旁生藤蔓，结着些紫花红花，绿绿的爬着，伸进了人心里。

山下一河碧潭。河名碧潭，抑或溪名碧潭？水碧如潭。长石方石棱石圆石椭石，灰石褐石黑石乌石青石白石，横七竖八，水绕石漫行，柔到极处，看不出水之形。石何形，水即何形，随石赋形。古人说，水无常形，山无常势，水长流，石长驻，一柔一刚。水滴石穿，则至柔化至刚，不疾不徐，日子翻过一页，再翻过一页，这水就是如此绵绵，磨墨似的，总有一日，墨好字成。若说水为刀，石必是磨刀石，无石则刀无锋。赞美刀锋，先得褒扬磨石。刀在石上，水被石阻，还是静气一些，莫急。写文章也是，画水为刀，画地为牢，要囚禁自己，要破笼而出。

昨日立春，有人去踏青，有人鞭春牛，有人食春饼，有人簪春花。我到牙科植牙。电锯、钢钳在口腔里刺啦刺啦，拔坏牙像除稗草，凿孔，围栏，打桩，像修桥架梁。友人祈福，万物生长，人世乃新。植牙略等于播种，篱笆墙边，悠悠田畈，种下新籽，养出新芽，春耕秋获。脑海中一时就忘了痛楚和恐惧。体验一些痛苦，学会坦然淡然，反倒安宁，亦更珍惜家常之好。心怀美意，则气不堕，神在焉。神思流转，像花枝垂在窗前，张灯结彩。

新拍得一小闲章，价格亲民，实在是“畅神”二字太好，铁线篆，铁钩银划。红红铃印在书页上，一片喜气腾腾。竹峰铃印了一本书，又一本书，书赠爱书人有缘人。畅神，神畅，陌上桑柔，春在溪头。每一个字句里，仿佛走着我们喜欢的人，做着我们喜欢的事。

春天来了，白梅红梅开得一树树，白如雪，红欲燃，好日好花，铺陈着一幅富春山居长卷。想起另一枚闲章“有万喜”，大篆体，欣欣然，喜上眉梢。君子有喜，天地同乐；君子自珍，温润如玉。刹那凝了神，刹那通了神，一路畅神。



以“马”为名

周泉水



大地盛装 张永生 摄

华夏文明的长卷上，马的蹄印从未褪色。沙场啸歌、驿道传书，马以雄健之姿载着岁月，刻下奋进图腾。我们惯于仰望骏马奔腾的锋芒，却常忽略山野阡陌、烟火人间里，藏着另一群以“马”为名的生灵。它们不嘶鸣、不驰骋，却以静默之躯承接马的魂魄，沉淀着古人与自然的默契，也藏着朴素的生命哲思。

马齿苋、马蹄莲、马褂木、马先

蒿，这“马”字绝非随意冠名，是先人观物取象的智慧，是文明留在草木间的温厚寄托。

马齿苋，是田埂间的“老马”。石缝、墙角、荒坡，有土便能扎根。烈日炙烤不枯，脚步践踏不死，风过便重焕生机。它入菜清鲜解腻，入药清凉祛疾。荒年是续命的绿意，寻常日子是无言的馈赠。它如负重役的马，于卑微处立风骨，于困顿中守初心，把每一寸贫瘠，都活成生命

的底气。

马蹄莲，是清水边的“静马”。花瓣凝素，形似马蹄，立于清水之上，自顾清雅，自守芬芳。只需一钵清水，便以素净之姿诠释“无声自华”。

马褂木，是时光里的“古马”。叶片如古人马褂，多角如裁，风过枝头似旧衫轻扬。古人观叶知形、以衣为名，这一叶如时光剪影，藏着“万物有灵，皆有来处”的深意。

马先蒿，是山野间的“闲马”。生于幽僻，长于荒林，无精心浇灌，无万众瞩目，却在方寸天地里默默抽芽、开花、结果。它不抱怨生不逢时，不嫉妒名花倾国。凭一抔土、一缕光、一滴露，便活得坦荡完整。它如独守丘壑的人，不逐繁华，不慕虚名，于寂静处安身，于平凡中自立。

这四株草木，以“马”为名，无马之奔腾却有其筋骨，无马之锋芒却有其精神。它们是大地的暗语，悄悄消解着我们对“骏马人生”的执念。不必一骑绝尘，不必被看见、被托举。草木从不等待，只是扎根；生命从不依附，只是生长。

以草木之躯承载马之志向，它们昭示着：生命的力量，从非依附与等待，而是扎根大地、自我托举；人生的荣光，从非借他人锋芒，而是以己为灯、自照前路。

故乡香芽

胡子

好友吴君从老家宿松寄来明前宿松香芽，拆开包装的瞬间，一股清冽的香气漫溢开来，似裹挟着大别山深处的晨雾与泥土的温润，轻轻袭上鼻尖，让久居祖国最北方的我，心头骤然一暖，恍惚站在了故乡的茶园间。

宿松香芽，长于宿松的高山茶园。那里云雾缭绕，土壤肥沃，泉水丰沛，得天独厚生态环境，滋养出一方独有的茶韵。

好友说，这明前茶，是清明前后三五日内采摘的一芽一叶，茶农们凌晨便挎着竹篓穿梭在茶垄间，小心翼翼地采摘，不掐不捋，只为留住最纯粹的鲜爽与清香，再经过摊放、杀青、揉捻、干燥等传统工序，才能凝成带着故乡温度的佳茗。

取一玻璃杯，小心捏几缕绿茶入杯中，茶叶条索匀齐，略显白毫，似象牙般温润。虽没有名茶那般精致的模样，却透着一股不加修饰的质朴。晾好的开水缓缓注入，茶叶便在水中舒展、沉浮，起初蜷缩的芽叶渐渐撑开，汤色慢慢变得翠绿明亮，像揉碎了春日晨光，澄澈透亮，也如我对故乡的情，余味绵长。

香芽的香，是清冽中藏着一丝淡淡的竹韵，像故乡山间的翠竹，带着雨后的湿润与挺拔，不张扬，却后劲悠长，直顶脑门。

轻呷一口，茶汤入口的瞬间，没有预想中的细腻柔滑，反倒带着几分“粗粝”，清爽利落，像极了宿松的乡下人，大大咧咧，粗里粗气，没有城市的精致，却有着最本真的模样。

这“粗”，不是粗糙，是未经雕琢的本真。就像故乡的人，说话声大言粗，待人真诚热忱，没有名门闺秀的温婉矜持，却有着山间草木的坦荡与坚韧。他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在茶园里躬身劳作，在田埂上笑语闲谈，把日子过得分外踏实。

香芽的味道，便是他们生活的味道，是晨雾中的辛劳，是竹影下的闲适，是烟火气里的安稳，粗粝中藏着温柔，平淡中藏着深情。故乡宿松“三山三水三分田，一分城镇和家园”，山色湖景田园风光别有风味。

再饮一口，茶汤入喉，那股竹香便在舌尖蔓延开来，顺着喉咙滑下，茶香氤氲，久久不散，连日的疲惫一扫而光。恍惚间，仿佛看到了故乡的茶园，清明前后，乡人们挎着竹篓，指尖在嫩绿的芽叶间翻飞，欢声笑语漫过茶垄，与山间的清风、清脆的鸟鸣交织在一起；仿佛闻到了故乡的烟火气，堂屋间飘来的印子粳香，听到了老人们用宿松方言唠着家常，尾音厚重，可格

外亲切。

宿松这座藏在皖鄂赣三省交界的小城，钟灵毓秀，既有“一江四湖”的灵秀，又有大别山的厚重、黄梅戏的婉转、文南词的明快，还有根雕、木雕的精巧。

香芽，便是这座小城朴素的注脚，它汲取了山间的灵气，承载了茶农的匠心，也藏着每一个游子心中的乡愁。它不如名茶那般声名远扬，却有着自己独有的风骨，就像故乡的土地，不张扬，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质朴坚韧的人。

一杯明前宿松香芽，喝的是茶，品的是故乡的味道，念的是远方的亲人。那清冽的竹香，那粗粝的口感，那绵长的余味，都是故乡的印记，是粘连在岁月里的温柔与牵挂。

往后的日子里，每当倦了、累了，便泡上一杯香芽，让那股熟悉的香气漫满心房，此刻，故乡的风，故乡的人，都在身边，温暖而安稳。

也许，最动人的味道，从不是精致的雕琢，而是本真的坚守；最绵长的牵挂，从不是刻意的思念，而是一杯茶里藏着的故乡。

这杯香芽，粗里藏韵，淡里藏真，就像故乡的人，就像故乡的时光，历经岁月沉淀，愈发醇厚，愈发难忘。每一口回甘，都是故乡最动人的馈赠。